

# “小島你好”

系列文艺作品

## 岛，就在那里

□郁海

天空，与海洋，似乎近在咫尺，又似乎遥不可及。但岛，就在那里，有着鸟兽或花草树叶的形状，静静地在海水中或卧或立，孤独却美丽。

沙滩，就在那里，如果你去海岛，并且饶有兴趣地坐着船，“突突突”地绕岛屿转一圈，你会发现，岛屿上矗立着峭壁，延伸出山崖，灌木丛生，风吹草低，但往往也有平缓的地带，春夏季节蔓延着野花，生出或大或小的沙滩，滩或长或短沙细净，犹如女人柔软的腹部……

先前，沙滩上夏日的风景大抵如此：几条渔船搁浅着，因船体龙首像犁陷在软的沙粒中，船身便倾斜着像朴实的男人侧身酣睡，风自由地吹着，像山间牧童惬意地横吹短笛。沙滩上偶尔见几个人走动，挑着担或拎着什么东西，均很轻巧地跨过摆在沙滩上的缆绳。太阳的威力渐渐厉害，害得几个泥鳅一样黑的孩童早早地浸在水中，游泳、戏水、钓鱼，或上岸追着几条狗在沙上疯跑……

黄昏时，沙滩上照例有拢洋的小渔船，钓鱼归来的小舢板，随潮水涨落起伏着，有渔网晾晒着，一筐筐的鱼虾摊着，女人们大呼小叫着……太阳慢慢回到海里，海风习习，夜色开始降临，沙滩归于寂静。

沙滩之上，村落，就在那里，依附着沙滩这条根，满树枝丫，错落有致，循着绿色的山坡，渐渐形成了依叠式的石屋群落。岛的最高峰为

石头组合的矩阵，在石头缝里千万年来丛生山花野草和坚韧的灌木。先前的先民，都把房子建在山坳间溪水流经的地方，一条条羊肠小道，七弯八弯之后就是藤木簇拥的石屋，后来才慢慢下移到沙滩口，房屋都是花岗岩砌成的，保持着石头的原色粗粝而厚重，有些人家屋前也砌有石墙，低矮宽平，在秋冬季节晾晒粗大的鳊鱼鲞，或者嫩白的龙鱼鲞，屋檐下照例吊着“盐通鳗”和“风带鱼”，风暴潮的时候，沙滩上浊浪滔天，屋檐下坚硬的鱼鲞们在北风中张牙舞爪，甚是吓人。而今，房子是越造越漂亮，沙滩之上，阳台或卧室对着海水的民宿，被叫做海景房，价格甚是吓人……

村落里的石屋零零散散，但也有三两个岛民们的集聚地，比如一棵老文旦树下的林荫地，旧水井边的空地，或者演戏文的老庙，男人女人们在茶余饭后发发牢骚或者打情骂俏，如同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的那些旧式广场或咖啡馆，小孩子会在那里打陀螺或跳皮筋，会在大人们的恣意下爬上树去摘文旦，从前日子慢，但是该去的还是会去，该来的还是会来……

先祖们的坟墓就在那里，曾经，山坳，石屋，屋前屋后的野草丛，芦花坡，海岬，沙滩，潮间带，留下过祖辈鲜活的灵魂和背影，而今，魂魄散去，季候风吹拂的山间斜坡，只留下野草的低吟，冷雨随风带走一声声叹息……

## 铜锣甩古崩道

□孙和军

门关”，所扼，铜锣甩之咽喉也。

断崩，终究给了我无常催命、必须悬崖勒马的绝境之感。

但凡天下绝境，绝到极致，大多最终要回归到生态原乡；天下传奇，奇到极致，大多最终要回归到神话时代。铜锣甩就该是这个模样，断崩古道就该是这个状态。

虞兵科是我的文友，他回走过来，给我拍了张照片，还指着断崩古道左侧的两块绝壁，问我像不像一对古猿人在对话。之前坐着小船在海上经过这片区的时候，也是虞指着断崩前面长长的崖壁，说崖壁的纹路肌理好比千里江山锦绣图。画的镌的印的？一叶一世界，一石一宇宙，它自在画卷中绵延或者铺陈，朱红画料点染、堆积，青绿墨色倾注、勾勒，自然的构造，只有抱朴守拙，在一次次决绝风尘的沉淀后，再次涅槃于世人。

此刻，脚步和视线骤然聚焦在这崩道、古猿和江山三点之上，左顾右盼，以心为手，不自禁地与山海大观紧紧地握了握。

那一握，天地苍生了然于心。那一握，心底波澜顿失滔滔。

## 山与海的告别

□余佳蓉

籍替代了老家原来的陈设，我们终是要搬走了。我永远都忘不了自己回眸间看到的那一幕——不远处大山露出的苍黄色骨架和山脚下张牙舞爪的挖掘机。再后来的记忆里，关于老家的片段一直都是模糊的，只有若有若无的尘土味和挖掘机工作时的隆隆声。

大海、滩涂、芦苇、杜鹃花……它们是何时消失的呢？没人告诉我。唯一的解答是父母鬓角渐增的白发，以及忙碌奔波的城里生活。

大海、滩涂、芦苇、杜鹃花……什么时候会再重来？没人告诉我。

时隔多年，当我再一次站在老家斑驳的大门前放眼望去，之前郁郁葱葱的山岭已被建筑工地取代。那条长长的海塘，倒还横卧原地，只不过，它原先守着的大海不见了，唯余一大片乱糟糟的空地。很多东西随着老家的消失消弭了，一切都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。倒是多出许多新建筑，高大、时尚、洋气……或满载着现代城市气息，或洋溢着欧陆风情，但总觉得与这里的古朴自然相距甚远，那些缺乏人影的窗口，仿佛一只只空洞的眼在半空中凝视着我，剥离了一丝又一丝的人间烟火。隔了好久，才

如今，岛上沿海公路边，依旧保留着几根长条石的凳子，晴好的五月季，或是阳光难得露脸的冬日早晨，会有几个佝偻的身影，步履蹒跚地沿着石屋的墙角走路，在石凳上晒太阳，吹着海风眺望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，证明着我的父辈们，就在那里，五六年前，石屋下码放的长长的石凳，老人们可以坐满一排，更早的十年前，会有两排，但是现在挨着老父亲坐着的老伙计，只有两位了。

曾经，上个世纪的光阴里，他们是岛上的主宰，那时，在荒芜的小码头，和被海水侵蚀的堤坝，在潮涨潮落的海滩上，我的父辈们，他们的呼喊，他们的汗水，他们在船头挺立的伟岸的身躯，他们坚毅的脸庞，已经融进了岛屿的每一寸肌肤。那时，父辈们出海，在风浪出没的洋地利用声呐追寻鱼群，走过孤寂的月夜，听过冰雹砸在船板和大海的声音，看过背上长满藤壶的海龟浑浊的泪水。黎明时分，围绕岛屿的海水被朝阳染红，我的父辈们站在船头，因为诱捕乌贼的网眼被撑破，周围的海水渐渐被小乌贼染黑，海红海黑，清然泪下。岛，就在那里，父辈们，似乎就在那里，相同的是，他们都在慢慢老去。

我，就在那里，怀想自己的青葱岁月，在栀子花飘香的雨季背起行囊，从此与故乡渐行渐远。石屋里年迈的父母还在，也许是风和日丽的夏季，也许是寒风凛冽的年关，我从异乡踏

上归程，坐船远远望见岛屿熟悉的轮廓，虽然海岸线上童年赶海的礁石滩已然不在，小沙滩已然消失，但我知道，岛，就在那里，亿万年未曾改变，父辈们栖息的石屋，就在那里，尽管风雨与岁月侵蚀却依然坚固，再后来，年迈的父亲故去，与祖母在一起，他们长眠之地面朝大海，绿树围绕，他们一定看得见我在船上瞭望故乡的身影，一定听得到我回家的脚步声；因为岛，就在那里……

而几辈们，他们也在那里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，已经离开海水中那些奇异的岛屿，他们像鱼群一样穿梭在都市的各个角落，或许已经忙碌得忘记故乡的模样，但是某个霓虹灯暧昧的雨夜，坐在浦江沿岸星巴克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一群同样经历的年轻人吐槽着魔都的“居不易”时。兴许望着浦江上璀璨的游轮，他或她会回想起那时还在人世的祖父，带着他去海里游泳的那个遥远的下午；他们就像洄游的鱼群，尽管水路漫漫，但是依旧漂洋过海去往故乡的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因为，岛，就在那里，不管你落魄还是走运，须臾不曾离开……

在天空与海洋之间，岛，就在那里，飞鸟栖息在那里，藻草野花与灌木丛生长在那里，无数的鱼群与藻类洄游到那里，藤壶们的家，就在那里……

我们，就在那里，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……

## 春天山林不再宁静

□阿能

光秃秃枝丫心有灵犀  
在产房里萌生出湿润感觉  
山岚蒸腾着，与每一缕阳光初恋  
鸟语使林子又大了一圈

小溪总是有些扭扭捏捏  
野花星星点点，簪满云鬓  
蝌蚪摇摆着尾巴  
顺流而下，学会了微笑

枯叶，像一枚精致书签  
匍匐在花季扉页上  
渐渐地，被山风遗忘

## 三月的弄堂岭

□徐豪壮

风在这里停歇  
她要为大好河山作画  
最绿的地方不是松林  
那是点灯湾水库的水  
从近处向远处渐次加深  
浩浩荡荡冲向深谷

绿色绘不出春的华丽  
财神殿的金色，石拱桥的灰色  
山地里袅娜的黄花  
风都给了春天

弄堂岭，一幅流动的画  
山林水桥。  
还有那群野炊的游客  
都是画中流动的元素

会有一两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出现在视线中，因为大多数村民和我们一样，离开了老家，有的搬去了镇里，有的搬去了城里。

什么样的人会再来，是日复一日认真地生活、艰苦卓绝地建设；还是仅为短暂的无所事事的娱乐休闲？

我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身边的妈妈握紧了我的手，不发一言。忽然，往日的片段走马灯似的从脑海中跳了出来：青山、碧海、花树、星空……老阿太慈祥的笑容也在脑海中鲜活起来。她曾经握过我的手，是多么温柔啊！闭上眼，似乎能听见剥落的水泥墙缝隙里传来祖先们的低语。灯光下，老阿太和爷爷正对坐一隅，聊着，笑着……

睁开眼睛，面对着眼前曾经是大海的一大片空地，我的喉咙艰涩地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此刻，不知道它悼念的是山？是海？还是老家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旧时光？

此刻，我想知道，大海、滩涂、芦苇、杜鹃花……什么时候可以再重来，伴随着那些现代的发展？

